

学者走天下



XUEZHE ZOUTIAXIA

莫斯科郊外的回想

陈世雄
著

 江苏出版社

学者走天下



莫斯科郊外的回想

陈世雄
著

 江苏出版社

〔闽〕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斯科郊外的回想 / 陈世雄著. 一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0.6

(学者走天下丛书)

ISBN 7-80610-905-6

I. 莫... I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1964 号

莫斯科郊外的回想

陈世雄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1168 1/32 5.625 印张 2 插页 123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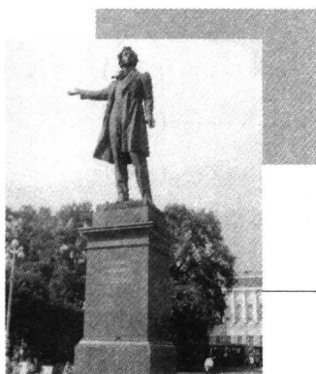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10—905—6
I·177 定价: 16.8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从“同志”到“男人女人”	(2)
抬头望见三色旗	(6)
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	(10)
并不和解的“全国和解日”	(14)
“20 世纪的俄罗斯:暴风雨般的尾声” ..	(16)
超级政治家卢日科夫	(21)
美国文化的全面渗透	(23)
让座,还是不让?	(27)
默默的乞讨	(30)
醉汉历险记	(37)
汇率、物价与俄罗斯人的耐性	(40)
今天比过去好,还是今不如昔?	(45)
集装箱市场	(52)
冰天雪地中的跳蚤市场	(55)
莫斯科的“90 分钟游”	(60)
莫斯科人怎样过新年	(66)
莫斯科艺术剧院喜庆百年华诞	(71)

萧条与繁荣	(78)
今日的莫斯科大剧院	(84)
俄罗斯学术界的文化热	(88)
高尔基的另一个侧面	(94)
斯坦尼故居中的布尔加科夫展室	(98)
以博物馆为课堂	(101)
莫斯科淘书记	(105)
莫斯科人怎样看待中国人	(113)
“光头党”的传说	(118)
特警突袭“中国楼”	(120)
中国自费生的酸甜苦辣	(122)
木偶戏中的叶利钦	(126)
瞻仰列宁遗容	(129)
莫斯科文化大学	(133)
汉学家谢洛娃	(140)
卡捷琳娜的原则性	(147)
涅恰耶夫馆长	(150)
她们还没有学会撒谎	(153)
可尊敬的清洁工	(157)
查护照——警察的一种“创收”手段	(162)
地铁险情	(166)
修鞋的决不修书包	(168)
“谁也帮不了俄罗斯,除了我们自己!” ..	(172)
后 记	(176)

莫斯科郊外的回想



“学者走天下”丛书

从“同志”到“男人女人”



解冻(1986年春摄于涅瓦河畔)。

1998年11月2日下午4时许，我登上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飞往莫斯科的班机。这是一架宽体的波音—767。旅客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人。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50来岁的妇女，白种人，微胖，头发呈棕红色，有点像是俄罗斯人。可是她不时回过头去和一群中亚人模样的大腹便便的男旅客谈话，说的我一句没听懂，于是我想，她大概是来自中亚的。飞机飞了一阵子，我从天气开始，用俄语和她聊了起来，没想到她有一口标准的俄语，嗓音响亮清脆，调门很高。我多年不说俄语，也很少接触俄罗斯人，因此有一种既陌生而又熟悉的感觉；当我发现自己有时还说得比较熟练自如时，又有一点兴奋的感觉。我打算同她谈几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请您告诉我，”我说，“现在俄罗斯人同陌生人交谈，是

怎么称呼的？听说彼此不称同志了？”

“不是的，”她答道，“熟人之间，关系密切的人之间，还是有称同志的。但是陌生人之间通常称‘男人’、‘女人’、‘先生’、‘太太’。”

“还称‘年轻人’和‘姑娘’吗？”我又问。

“是的。”她说。

“听说莫斯科的街道有许多都改名了？我担心到了那里连问路都不会问了。”我笑了起来。



苏联解体后，高尔基大街恢复了“特维尔大街”的旧称（摄于1998年秋）。

“不会的，人们还记得老街名。”她看了看我，似乎是觉得我有太多的担心。

“听说，高尔基大街也改名了？请问现在怎么称呼？”我接着又问。

“叫特维尔大街。”她把“特维尔”说得特别慢，似乎是怕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
莫斯科果戈理广场上休息的一

位老战士（摄于1986年春）。

位老战士，过去叫惯了，现在再改过来，就是那么回事。”她似乎有点言不由衷。

我觉得她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辩解而已。“高尔基大街”这个名称用了几十年，至少有两代人是这么称呼的，与其说人们叫惯了“特维尔大街”，不如说人们已经叫惯了“高尔基大街”。改名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中国，人们还是像过去那样尊敬高尔基。20岁以上，读过书的人都知道他。”我淡淡地说。

“是吗？”她微微一笑。

于是我们俩都沉默了好一阵子。飞机发出的轰鸣单调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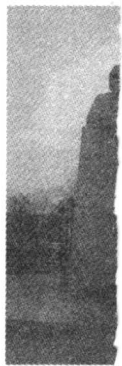
我听不清楚。

“为什么？”我问。

“特维尔是‘门’的意思，这条街是进入莫斯科的大门。”她说得很肯定。可是我还是不大明白——俄语中的“门”是浊辅音开头，而“特维尔”是清辅音开头，为什么要来个清浊互换？就算这是俄语的规律吧，可是为什么这条街被看做莫斯科的大门呢？……然而，我没再问下去。

“为什么不称高尔基大街了？是不是人们不那么尊敬高尔基了？”我提出一个难题。

“不能说是不尊敬。特维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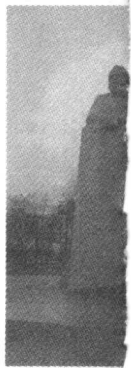
抬头望见三色旗



克里姆林宫内的办公大楼，三色旗在楼顶飘扬（摄于1999年元旦）。

红场、列宁陵墓、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红旗和在夜空闪耀的红星……这一切，曾经使世界上多少革命者为之神往！我回想起1985～1986年间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的时候，每天早晨，当宿舍里的扩音器播出庄严的苏联国歌时，和我合住一个房间的研究生保尔总要在被窝里轻轻地跟着哼一段，十分神往地说：“啊！红场！克里姆林！……”然后伸一个懒腰坐起来。当然，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红场同样是值得敬仰的圣地。记得1986年5月，我们“列大”的一群中国留学生到莫斯科出差调研时，刚刚在莫斯科大学宿舍里放下行李，就直奔红场了。后来，我不知多少次来到红场。

如今，十二年过去了，我再次来到红场。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并不像当年那样兴奋。我慢慢地走近它，打量它，目光从



“古姆”(国家百货商店)移到列宁博物馆(现为历史博物馆),移到列宁陵墓和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忽然,在我抬起头来的一瞬间,我看到了一面飘扬着的三色旗——俄罗斯国旗!它在克宫巨大的圆形屋顶上飘扬!在这一瞬间,我的心头忽然感到一阵轻轻的痉挛!尽管我早就在电视上看到过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的镜头,但却从未看过三色旗升起的镜头,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对这个情景确实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确实受到了震动!“红旗—红星—克里姆林”——这个画面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来说,是深深地烙在脑海里的了。从系红领巾的时候起,我们用铅笔、蜡笔、水彩笔、粉笔……无数



升天瓦西里大教堂前的民族英雄米宁与波扎尔斯基纪念碑

建于1818年,是莫斯科第一座纪念性的雕塑(摄于1998年秋)。

次地描绘过这个画面,一直到长大成人。多少动人的故事——列宁、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夏伯阳、奥斯特洛夫斯基、无脚飞将军、卓娅和舒拉、青年近卫军……都是和红旗、克里姆林宫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在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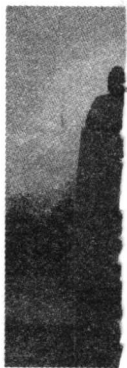
克里姆林宫内的阿尔汉格尔斯基教堂，建于16世纪（摄于1999年元旦）。

视里！）看到红旗飘飘的克里姆林被三色旗之下的克里姆林所取代，心中久久无法平静。

然而，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现实，它是多么的无情！你觉得难以接受，可是你还是得接受！

于是，我端起了相机，把镜头对准了它——三色旗之下的克里姆林宫，在这一瞬间，忽然觉得自己的心境变得平静了。

我一下又一下地按着快门，一边观察着红场上发生的变化。首先，我发现在“古姆”的北大门前方，有一座新盖的小教堂。它虽然规模较小，但装修得十分精致。外墙的基调是淡淡的桃红色，饰以白色、金色的边缘，显得明快而富丽堂皇。小教堂对面的历史博物馆则是高大的枣红色建筑，显得凝重、庄严。两座建筑形成强烈的反差。在红场周围的建筑中，这座教堂是惟一的新建筑，其他的建筑则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变化。特别是列宁陵墓，虽然一度引起要不要将列宁遗体迁出去重新入葬的争议，但它至今仍安然无恙。陵墓在周末向游



人开放,所不同的是,原先在列宁墓前半小时一次的哨兵换岗仪式已经取消,代之以在无名烈士墓前举行的换岗仪式,时间也改为每小时一次。但无名烈士墓毕竟不在红场上,而是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另一侧的亚历山大花园,这样,红场上就少了一项可供游人观赏的礼仪,自然也就不那么热闹了。如今的红场,如果不是周末和节日,并没有多少游人。有时简直安静得出奇,游人也少得出奇。

在莫斯科的两个半月里,我到过好多次红场,有时能幸运地碰上晴天,但更多的是遇到阴天、下雪天。我觉得,红场真是世界上最美的广场之一,阴天有阴天的美,晴天有晴天的美,下雪天更有一种罕见的美。克里姆林宫的围墙是红色的,围墙内的主体建筑是黄色的,巨大的圆屋顶是绿色的,一座座红墙、白边、绿顶的尖塔耸入蓝天。而在克里姆林宫东侧,历史博物馆是深深的枣红色,克宫对面的国家百货店是淡淡的米黄色墙面和深灰色大屋顶。克宫东南方的教堂可以说是红场周围的建筑中最引人瞩目的,也可以说是整个建筑群的核心。它的基调是红色,至于它的复杂造型和斑驳多变的色彩,则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就在这一宏大的建筑群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广场。虽然它的面积比不上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但它的特色似乎更为鲜明。广场自北向南缓缓地倾斜,这就是著名的“瓦西里斜坡”。但这种倾斜构成的不是一个平面,而是稍稍弯曲,仿佛是一个巨大球面的一部分。地面铺的是俄罗斯许多古老街道常见的石砖,其大小同中国用来砌墙的砖头差不多,表面比较粗糙,质地极其坚固耐磨,砖与砖之间缝隙明显。这种石砖,令人联想起骑兵或马车走在石子路面上发出的金属般的声响,联想起普希金在《青铜骑士》中的描写。

红场最美的时候，就是突然下起一场雪的当儿。巨大的广场在几分钟内变成白色，把这红、黄、白、绿、黑相间的建筑群一下子映衬得特别鲜艳多姿，仿佛是一个浓妆艳抹的美女忽然披上一条白色的长裙，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更加淡雅，也更加妖娆的感觉。我想这种美不仅是红场自身的美，它也是大自然所赋予的，是俄罗斯性格所赋予的；如果俄罗斯人不是选择莫斯科这个地点建设自己的首都，也许我们就不可能看到这种独特的美。

今天，红场失去了昔日飘扬的红旗，我们多了一份难言的遗憾。但红场的美是不朽的。你看那一排排的石砖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风雨雨，还是那么坚硬，默默地见证着历史，而历史的法则如同磐石一般，是坚不可摧，不容违抗的。

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



以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自由民主党，旗帜、标语都是蓝色的。图为该党在莫斯科大剧院前集会(摄于1998年冬)。

莫斯科是俄罗斯的政治中心，而红场附近的大剧院、历史博物馆等处则是各派政治力量开展活动、举行集会游行的主要场所。我在这里多次看到俄罗斯共产党的集会，也曾看到与共产党严重对立的自由民主党的集会。有趣的是，我不曾看到这两个党在这里同时举行集会。我不知道假如它们同时在这里活动，会



俄共的集会总要打出苏联国旗(摄于1999年1月)。

不会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发生冲突。有一个莫斯科人告诉我，一般是不会冲突的。我听了半信半疑。后来我在大剧院前看到一次自由民主党的集会，才发现这种秩序主要是靠警察来维持的。

11月21日，我在大剧院看完歌剧《磨坊主的妙龄女儿》，走出剧院，发现大门前的广场上正在集会。定睛一看，只见清一色的蓝色旗帜、蓝色标语（蓝布上写黄字），便知道是自由民主党正在活动。俄罗斯有些党派喜欢搞自己的标志，例如亚林斯基的所谓“苹果党”以苹果为标志，而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则以蓝色为自己的标志。日氏本人在议会发表演说时，西装、衬衫都是蓝色的，只不过深浅有点不同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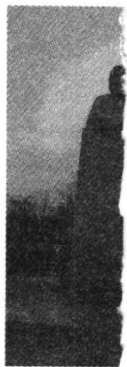
这次“蓝党”的集会，可以说是一次“飞行集会”。主席台设在一辆大卡车上，上面安装着扩音设备，横幅大标语也悬在

车上。参加者不过数百人,维持秩序的警察却有二十来人,从四面团团围住。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招兵买马,号召人们加入他们的蓝党。会场上摆着桌椅,我亲眼看到有人在登记入党。当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天色已渐渐暗下来,看不清大名鼎鼎的日里诺夫斯基是否也在台上。这位极端民族主义者早已是



俄共的游行队伍(摄于1998年11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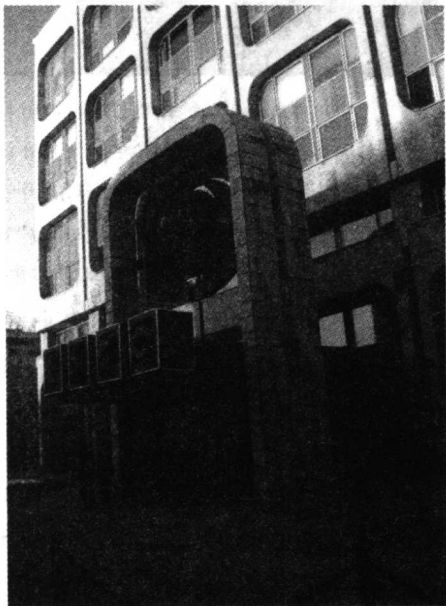
举世闻名,最近又接连发表反共演说。有一次,我在电视上完整地听到了他在一次集会上的演讲。大意是:过去的这一百年,共产党使俄国丧失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几万亿卢布的财富,造成了几千万人的牺牲。1917年,共产党人逮捕了合法政府的成员,这种夺权是非法的。在演讲中,日里诺夫斯基主张恢复俄罗斯帝国,并高呼“俄罗斯帝国万岁”。他叫嚷:“叫做帝国有什么不好?叫总书记或者总统或者皇帝并没有什么区别!”他说:美国的历史才两个一百年,从前是一片荒原,是一些欧洲的犯人去开发的,可是今天成了超级强国。而过去



的一百年，俄国被共产党断送了，否则今天要比美国好。如此云云。

日里诺夫斯基留着短发，在大冷天里也不戴帽子，显得十分精神，但是两眼射出凶光，说话时不停地挥动着右手，食指老是伸得直直的，大拇指弯着，那姿势好像是拿着一枝看不见的手枪。他是11月间反共高潮的主要鼓动者，极力主张废除俄共。后来，我还曾看到他在电视台接受采访时的情形。在他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电视屏幕下方不断地播出民意测验时主张废除共产党与反对废除共产党两派人数的比例。

今日的俄罗斯政坛，可以说是党派林立。究竟有多少党派，我真是搞不清楚，也不想去搞清楚。莫斯科的老百姓对这种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和走马灯似的人事更动早就厌恶到了极点。今日的俄罗斯实际上是陷入了一个“经济危机——政治斗争”的怪圈：经济危机的加剧使政治斗争加剧，“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政治斗争的加剧又使国家拿不出一个长期的经济纲领，导致危机更加深重。如此往复循环，永无止境，永无宁日。



塔斯社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摄于1998年冬)。